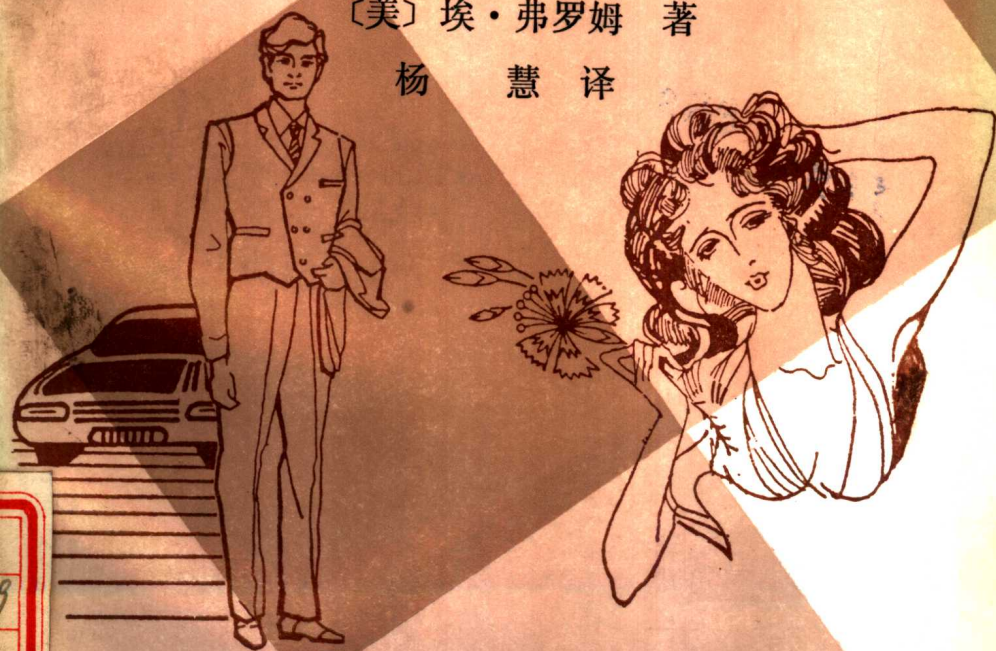


占有或存在

——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

〔美〕埃·弗罗姆 著

杨 慧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人学丛书 •

占有或存在

——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

〔美〕埃·弗罗姆 著

杨 慧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北京

Haben oder Sein
Die seelischen Grundlagen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

Erich Fromm

根据西德法兰克福塔申布赫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人 学 丛 书

占 有 或 存 在

——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

〔美〕埃·弗罗姆 著

杨 慧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3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BSN 7-80049-255-9/B·20

定价：2.35元

编者前言

人是什么？世世代代都在猜这个谜。

人不仅是天生的猜谜者，而且他的目光所至，无处不是谜。然而，人的心灵神游四海，到头来却发现，最深奥的谜正是他自己。他对“自身”这个世间最奇妙的现象凝神思索……

所谓“人学”，是一个宽泛的科学概念，它指一切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科学领域，是关于人的科学。

从古至今，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确定为哲学的使命，揭开了人类自我探索的序幕。然而，直到19世纪进化论出现以后，科学的人学才逐步形成。20世纪以来，人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西方，人学领域学派林立，它们以各自的方法从哲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等角度对人进行具体的综合性研究。在苏联、东欧，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呼声日益高涨，1986年，苏联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为广泛深入的人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显然，对于人的问题的世界性兴趣正在不断增长。

相比之下，我国的人学研究显得相当落后。大家只是就“哲学的对象是不是人”，“人是不是出发点”之类的入门性问题，在“人学大厦”的门外争论不休。解决这类争论的最好办法是径直破门而入，从各个角度对人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正是为了推

动这种研究，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着重介绍国外各种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流派研究人的问题的重要学术著作。愿本丛书能为有志于研究人的问题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借鉴。

人学丛书编委会

译者的话

洪荒时代，亚当和夏娃由于摘食了智慧之果而遭受了智慧的无尽之苦。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也由于创造了“第二自然”，开辟了超越自然的大工业文明而被“世界末日”和“文化危机”的幽灵纠缠不休。人究竟应怎样生活？面对 20 世纪向人类提出的这个问题，嗟叹者有之，沮丧者有之，颓唐逃避者更不乏其人。然而，积极奋起的有识之士亦大有人在。

当代西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大师、社会哲学家 E. 弗罗姆就是这样的奋起者。弗罗姆以激进人道主义者之态，在其大批著述的基础上推出《占有或存在》一书的目的，就在于为被“末日”与“危机”笼罩的现代西方病态社会开出“疗救”的药方。

在本书中，作者不仅指出了当代文明社会致病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心理、性格和生活方式都被“占有欲”所浸透，而且力图把以人的“独立、自由和批判理性”为前提的“存在生活方式”作为疗救“占有”之患的药方呈奉给读者。他还用相当的篇幅勾勒出了“存在式新型社会”的图景和“新人”轮廓。

作者在本书中继承了他的一贯文风。该书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样生动易懂、可读性强。而且由于本书是在作者原有思想脉络基础上的拓展，因而更有篇幅紧凑、论述简洁、包容量大之长，是了解弗罗姆整个思想体系的最佳向导。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曾蒙北京大学王太庆教授的亲自指导；社科院周国平先生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译文进行校改，在此向他们深表感谢。

由于本书所引的马克思著作的几段话均出自西方版本，中译本不便查对，译者根据原书德文意思译出，特此说明。同时，为了方便我国读者，译者还对书中注释作了调整，并删去了本书的附录。

译者才力不逮，译文难免有粗糙谬误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道法自然。

——老子

人不应当过多地考虑他该做什么，而应当更多地想想他是什么。

——麦斯特·爱克哈特

你愈是**清贫**，愈少表白你的生命，你就愈是**富有**，你付出的生命就愈伟大。

——卡尔·马克思

前 言

本书是我以往著作中两条线索的继续，是我在激进人道主义精神分析领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它集中致力于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作为两种基本的性格指向来分析。在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即本书的第三部分，我进一步阐发了我已在《健全的社会》和《希望之革命》中所探讨的主题，即当今社会及其解救之路的危机。重复以往的观点是免不了的，然而我仍希望，写作这本小书时的新出发点及其扩展了的框架能够使已经熟悉我过去作品的读者也有所获益。

这本书的标题与另外两本书的标题几乎如出一辙，即伽卜利尔·马瑟尔的《存在与占有》和巴尔萨沙·斯特赫林的《占有与存在》。这三本书都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而写成。但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却迥然有异。马瑟尔是出自神学和哲学的立场，斯特赫林则是探讨现代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结构问题并致力于对现实的分析。而本书的目的则在于对这种生存方式作经验范围内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对有兴趣的读者我同时也推荐马瑟尔和斯特赫林的上述两部著作。

此外，我还有一项荣幸的义务，即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内容和风格做出贡献的人。首先我要感谢在各方面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的赖纳·冯克先生，他曾长时间和我交谈，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神学的一些复杂问题，并不知疲倦地为我提供神学参

考文献，同时还多次批阅本书草稿。他在本书体例结构方面的许多宝贵建议及批评，对于丰富本书草稿和消除其中的一些错误是大有助益的。我还非常感谢马里昂·奥都米洛克，他曾精细地审校了本书。同时我还感谢约安·胡格斯，他耐心细致地完成了大量草稿译文的打字工作，并在文章风格和语言表达方面给我提供了许多良好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安妮丝·弗洛姆，她阅读了各次修改稿，并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见解。

关于本书的德文版本，我感谢布利吉特·施泰因的翻译工作及乌尔苏拉·洛克的编辑工作。

E. 弗罗姆

人学丛书编委会

主编：贾泽林 张凡琪
编委：苏国勋 周国平 卞崇道
万俊人 李云龙 孙永平
贾泽林 张凡琪 王吉胜

本书责任编辑：周国平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那个伟大的预言——其实现的落空及新的 抉择	1
第一章 对占有与存在之区别的理解	13
一 初步印象	13
二 日常经验中的占有与存在	25
三 新、旧约全书及麦斯特·爱克哈特论著中的 占有与存在现	43
第二章 对两种生存方式基本区别的分析	60
四 占有生存方式	60
五 存在生存方式	76
六 占有与存在的其他方面	96
第三章 新人与新社会	119
七 宗教、性格及社会	119
八 人类转变的前提及新人的本质特征	153
九 新社会的本质特征	157

导 论 那个伟大的预言

——其实现的落空及新的抉择

一个幻想的破灭 那个关于无限制进步的伟大预言——关于征服自然、物质丰富、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幸福及无限的个人自由的远景设想，是自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的几代人所怀抱的虔诚信仰与希望。虽然，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到了极限。从机械能及稍后的原子能对人和动物体力的取代到电子计算机对人类智力的更替，工业的进步曾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正在走向无限制的生产，因而也是无限制的消费；我们正借助技术日趋无所不能；借助科学日趋无所不知。我们曾想成为神，曾想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生物，它能创造一个第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自然只需为我们的新创造提供材料而已。

男人们及愈来愈多的女人们，对自由有了一种新的体验。他们成了他们个人生活的主人。封建主义的枷锁被打碎，他们摆脱了一切束缚，而可以随心所欲；至少他们感到如此。尽管这只是中、上层社会的情形，但它的成就却诱使其他人相信，如果工业化进程照此速度发展，那么这种新的自由终将会使全体社会成员获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迅速地从一种致力于创建新社会和造就新人的运动转化成为一种把资本主义生活普及于全

人类的力量，因为全球化的资产者也就是未来的男人和女人。人们认为，只要大家都生活在富裕和安逸之中，那么，每个人就将是幸福无比的人。这个产品无限富足、自由绝对化和幸福无边际的三迭系，构成了那个新的**进步教**的核心；一个新的进步的尘世之国取代了“神的世界”。如此，这个新的信仰能使其追随者充满活力、生机和希望，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要理解今天由于刚刚意识到实现这个伟大预言的希望破灭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必须了解这个预言本身的思想基础及工业化时代的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因为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根本无力去兑现那个离奇的伟大预言。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下列事实：

——万事无限如意既不能带来幸福和最大限度的快乐，也不能通向“幸福-生存”；

——随着我们认识到，我们大家都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飞轮，我们独立自主自身命运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趣味都被掌握着大众媒介的机构和国家机器所操纵；

——不断增长的经济进步仅限于发达国家内部；贫富悬殊日益增大；

——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而后两者的任何一项，或二者的总和，都可能给每一项文明，甚至可能给每一个人带来末日。

1954年11月4日，当阿尔伯特·施魏策前往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向全世界呼吁：“我们要敢于正视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曾经以为人类变成了超人……，然而她并没有获得与占有超人的权力所相当的超人的理性……因此，过去人们

不愿真正承认，而现在终于真相大白的就是，这位超人在其权力不断增大的同时却日渐形容枯槁。人们早就应该意识到，并早也该明白的事实是，我们作为超人却成了非人。”

这个伟大的预言何以未能兑现 这个伟大的预言之不能如愿以偿，除了工业化主义内部的体制的内在经济矛盾外，还与这个体制的两个极端重要的心理前提相关，即 1. 以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享乐，而这种享乐又被理解为满足人们可能有的一切愿望或主观需求（绝对享乐主义）；2. 以为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和贪婪无度——这些由这一体制为自身的存在所必须助长的品性——会带来和谐与和平。

众所周知，各个历史时期的富豪都奉行绝对享乐主义。谁如果拥有无限的手段——比如象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以及18、19世纪英法社会中的名门望族——谁就会试图以无限享乐来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然而，尽管这曾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流行风气，但它与由那些中国、印度及近东和欧洲的生活大师所建立的“幸福一生存”理论绝对无缘。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一例外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门徒阿里斯蒂帕斯（公元前4世纪）。他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肉体的享乐，而幸福在于寻欢作乐的程度。我们对其哲学这仅有的了解还多亏了第欧根尼·拉尔修，但这它足以证明，阿里斯蒂帕斯是曾有过的唯一的绝对享乐主义者。对他来说，一种需求的存在就是他得到满足的权利之基础，因此也就是生活的目的，即享乐的现实基础。

伊壁鸠鲁则几乎不应被看作象阿里斯蒂帕斯所代表的这类享乐主义的典型。尽管伊壁鸠鲁将“纯粹”享乐视为至高目标，但这在他来说也仅意味着“摆脱痛苦”和“灵魂的安宁”。在伊壁

鸠鲁看来,满足欲望意义上的享乐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因为继这种享乐之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乏味无聊,并因而使人又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摆脱痛苦。(伊壁鸠鲁的理论中亦有很多类似这种快乐的例子。)但是,只要还允许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矛盾的描述成立,那么,伊壁鸠鲁就似乎还是代表了一种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相反的一定程度上的主观主义。

其他大师中亦无人教导说, **一种愿望的实际存在就构成一种伦理标准**。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理想的幸福人生。他们思想中的最主要成份是区别这样两类不同的需要(愿望),一类是被主观感受到的,其满足仅能带来眼前一时快乐;另一类则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它的满足将促进人类发展,即能为人类创造幸福生存。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是区别**纯主观感受到的需要与客观有效的需要**。其中前一种需要部分地阻碍了人类的进步,而后一种则与人类天性中的必需是一致的。

关于生存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每一种愿望的理论,在阿里斯蒂帕斯之后,到了17、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才再次被坚决而明确地提出。而当“利润”一词不再象在圣经中或斯宾诺莎那里等同于“灵魂的收获”,相反是指物质和经济上的利益时,就容易出现这种观点。这一现象发生在市民阶层(资产阶级)不仅仅摆脱了政治上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爱和宽容的一切羁绊之时。他们开始相信,谁如果只为自我,谁就更具有自我,而不是失去自我。在霍布斯看来,幸福就是不断地从一个欲望走向下一个欲望。拉美特利甚至还主张使用药物,因为它至少可以提供幸福的幻像。对德·萨德来说,满足残酷的冲动之所以本身就是合法的,是因为冲动是固有的,并且本来就渴求着满足。这几位思想家都生活在资产阶级终于获胜的年代。那些曾经是贵族阶

级的形而下的实践，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实践和理论。

自 18 世纪以来，多种伦理学说得到发展。其中一些继承了享乐主义的衣钵，如功利主义；另一些则续编了反享乐主义的体系，如康德、马克思、索洛及施魏策的思想。尽管如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当代仍旧是明显地在向一种绝对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倒退。纵情享乐的幻想与劳动的理想明显对立，一如在日常业余时间及假期内接受一种强制的劳动习惯与那彻底放松的消闲理想之间形成的矛盾。一方面是流水作业和官僚作风，另一方面则有电视、汽车和性，共同造成了这种极为矛盾的组合。单是强迫性劳动就足以象极端无所事事一样令人发狂。只有两者互为补充才能使生存变得可以忍受。此外，这两种矛盾的态度也是在适应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性，即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就象要求那种现已广泛流行的合作式工作一样，足以对产品和服务的最大限度消费为前提的。

理论上的思考表明，从人类天性出发，绝对享乐主义并非伸向“美好生活”的通途，并且这种思考也说明了为什么此路不通。而且，即便舍去这种理论上的分析，已有的资料，也清楚表明，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并不能导向“幸福一生存”。我们是一个由显然不幸的人组成的社会：孤独，惶恐不安，沮丧，分崩离析，依赖性——那些倘能“消磨”自己苦心省出的时间就快活无比的人。

当前我们又在用早已不新鲜的最大的社会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消遣（当然是在与幸福生存和快乐的积极意义相反的消极意义上的消遣）究竟是不是人类生存问题的一个满意的出路。首先，在历史上，游戏的快感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至少对工业化社会的一半公民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因此这个实验就已经对问题作了否定回答。